

註十六：見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濟日報。

註十七：見一九七三年五月一日出版之日文「世界週報」第七十頁。

註十八：見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出版之「農產外銷市場」第十二頁。

註十九：見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三日星島日報。

註二十：參考同註十六資料。

註二十一：見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註二十二：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經濟日報。

註二十三：參考同註十七資料。

註二十四：見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之「The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註二十五：參考同註十五及註十七資料。

## 從國際背景看高棉前途

羅石圃

共軍是否會席捲高棉？這並非決定于它的兵力，而是吞併後所將引起的後果問題。金邊能不能消滅共軍？在越南和平協議早經訂結後，亦以心餘力絀而不得不放棄此項企圖。雙方既都有此了解，其所以未能從事和談，實由于高共陣營無法產生和談代表，加上金邊發生激烈政爭。華府既已促成了金邊各派和衷共濟，季辛吉于訪俄後又聲言高棉不久將有某種和平安排。這顯示國際間已出現了高棉停火的背景，其實現可望于李黎再度巴黎會談中見到端倪。

### 一 掀起高棉戰爭的國際背景

一九六二年日內瓦第二次會議的結果，使寮國出現了三派聯合政府，北越藉寮共佔據區開闢了胡志明小徑，加緊向越南輸出戰爭。處在北越由寮國進入越南必經的高棉，當時祇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一條道路是對北越軍假道視若無睹——任憑它出入邊境而不訴諸戰爭；否則便須在邊境以重兵嚴密佈防，對侵入高境的共軍不惜一戰。前者是高棉軍方所不願；後者又是當時高軍力量所不能，所以有施亞努中間路線的出現。（註一）

讓共軍假道，但尋求保證于毛俄，不惜以鄰為壑而于中取利，這是施亞努在越戰期間的基本立場。在戰爭初期，高棉所採取的中間路線，確實大有收穫：由于共軍在越南戰場所需要的大批軍糧，既可由高棉農民就近供應，

所得的糧價且高出政府收購價格，政府又可解決必須收購農民餘糧而又無法出口的難題。加上共軍在高境採購副食與日用品所帶來的商業繁榮，以及有關官吏因便利共軍運輸而得來的財富（註二），遂使共軍加惠于高棉的，已經遍及官民。這在施亞努，不僅認為他所選擇的立場，已得到了公私兩利，且使高棉面對着鄰邦都在戰火瀾天中，居然可以獨保和平。無怪乎他在此一期間志得意滿，對自己又加上親王爸爸（SAMDECH EUY）的榮銜。

然而曾幾何時，共軍由于越戰的昇高，單靠胡志明小徑的運輸不足以應付戰場的需要，遂使磅遜港及其通達越南邊境的公路與儲存倉庫，都已半公開地變為共軍的流動基地與補給線，其有關官吏，都在共軍收買下而成為它的後勤人員。至越化政策迅速實施，迫使共軍在越南農村的根據地日縮，乃轉向高棉伸展，其原來取給于越南農民的軍糧供役，也轉求于高棉農民——不

但不再以高價購糧，且半價征購亦不付現。廣大農民既忿于共軍的橫行；而知識青年，更憎恨貪官污吏甘爲共軍服務而恬不知恥。（註三）

施亞努于一九六九年八月，讓一向堅決反共的龍諾組織「救國政府」，並藉以緩和對美關係，雖由于國內此種情勢所迫，但其內心亦不能不忱于共軍的得寸進尺，乃具有不戰而屈高棉的陰謀。當他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前往巴黎，並聲言將作長期休養時，可能是先有安排，授意在國內掀起一項反共運動高潮，好讓他藉此要求俄毛，迫使北越與越共軍不得不約束在高棉領土的活動。這從三月十二日金邊已爆發反共羣衆暴動，他所採取的行動並非束裝歸國，而是轉赴莫斯科與北平，即可推知他並沒有預料到這幕戲劇性的運動，居然演變得將他的元首地位推翻。

他將其被黜的變故歸究于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以也自甘違背藉此要脅共產國際迫使共軍限制在高活動的目的而反受其利用——于北平成立流亡政權之後，更進一步與北越、寮、越、高共沆瀣一氣，組成所謂「印支民族解放陣線」，讓共軍聯合進侵高棉而師出有名。美國與越南及泰國爲聯合禦共而不得不協防金邊；蘇俄亦由于施亞努一面倒向北平，乃依然與金邊保持外交關係。遂造成高棉戰局的國際背景，比越南及寮國更爲複雜紛歧。

## 二 共軍不能攻佔金邊的因素

高棉之戰既由越戰延伸而來，到越南和議告成，寮國作戰雙方亦接着訂結了停火協定，共軍便再沒有在高棉繼續擴大戰火的理由。然而正相反地，自越南和平協定訂結以後，共軍在高棉迅即點燃了四面烽烟，除切斷所有水陸交通線而外，且置金邊于其重重包圍之中，迫使各國于撤退金邊僑民之後，對使領館人員的眷屬亦紛紛緊急撤離，以致外間認爲此一孤城，已屬朝不保夕，整個高棉將難免沉沒于赤浪紅流。

其實共軍包圍金邊的目的不在攻取，仍是以戰迫和，因爲它如果攻佔了此一首都以後，其所帶來的，將是一連串無法解決的難題。施亞努曾經明白指出：共軍不能攻佔金邊，一是爲了顧慮美國空軍的轟炸，二是担心其母后與家族的安全（註四）。不過問題並不止此，他如攻佔了金邊，北越軍便不能再躲在幕後，單憑高共武裝，自不能達成此項戰鬥任務。此種公然破壞越南

和平協議的行動，西貢既可出兵入高，美國亦有理由恢復對北越的轟炸。何況它雖可以攻佔此一孤城，但斷不能將政府二十萬國防軍一舉擊潰，其結果祇不過使作戰雙方異地而處——讓政府軍佔領四郊切斷金邊所有對外的水陸交通，一切軍需民食問題，都將令它無法解決。所以李光耀總理指出共軍在越南勝利即等于得到了高棉，但席捲了高棉全境，並不等于是越南的勝利，反而是先背上了一個包袱，將影響它在越南的戰鬥企圖（註五）。

更重要的，是共軍攻佔了金邊，河內對莫斯科與北平的關係將因此失去平衡。蘇俄與金邊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並非對龍諾有所偏愛，乃由于不能不借重他以排拒在中共羽翼下的施亞努重回金邊再掌政權。一旦龍諾政府被共軍所逼而失去都城，如果讓北平所羽翼的高棉流亡政權回國接管，勢必開罪蘇俄，否則又會觸怒中共。何況施亞努以善變著稱，曾經由反共而中立，其所以再投向共黨陣營，乃爲被國內龍諾所迫。倘能回國重掌政權，誰能担保它可以繼續供河內利用？這是共軍不能攻佔金邊席捲整個高棉的另一苦衷。

然而北越在高棉擴大戰爭的目的何在？施亞努說得很明白：要讓金邊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發生內鬨的變化，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樣，自然瓜熟蒂落。（註六）這表示共軍仍然是以戰迫和，企圖迫使堅決不以施亞努爲和談對手的龍諾政府，在面臨共軍圍困的情況下發生內部鬥爭，到兩敗俱傷，再由共黨滲透份子或其同路人從中奪得政權時，自會以和談的方式作城下之盟而和它組成聯合政府，這便是共軍以戰迫和的基本目標。

## 三 反共陣營離合與大局安危所繫

不過龍諾政府雖已發生了變化，但並不是反共陣營的兩敗俱傷，乃是以大團結而結束了長期的政爭——除由龍諾與鄭興（CHENG HENG）、馬達克（SISOWATH SIRIK MATAK）、英丹（INDEN）等組成四人最高委員會而外，由英丹組成了新內閣，已使閣員陣容煥然一新（註七）。如果我們了解高棉的戰場失利，是由于政爭而影響了士氣民心，則不難瞻望到再團結之後，正是戰場上出現轉機的起步。

馬達克是行政能手，雖與施亞努有中表之親，但堅決反對他的「朕即國家」態度。當一九六九年八月，龍諾出任閣揆時，施亞努任命他爲副揆，本

有讓他對龍氏掣肘的用意。然而在龍氏就任未及兩月，即赴巴黎療傷交由他代理總理期間，他斷然宣佈棉幣瑞埃勒（RIEL）貶值，並放寬以往的金銀規定，吸引到不少外資。接着實施一連串的經濟改革計劃，瓦解了施亞努的「佛教社會主義」（BUDDHIST SOCIALISM）和國家管制政策。其影響所及，使「國民議會」開始敢于對施亞努集團貪污腐化行為的不斷攻擊，舉發了金邊一所賭場的貪墨內幕——其收入每天約百萬以上的棉幣，都中飽了此一集團的私囊。馬達克所主持的政府亦迅即予以查封（註八）。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金邊開始發動反共羣衆運動，一直到同月十八日國民議會通過罷黜施亞努而以鄭興代理元首，這都顯然是經過政府早有計劃的安排。其實龍諾在二月間始由巴黎返國，所以此項計劃都是在馬達克代理期間便已擬訂完成，祇待龍氏回國付諸實施。尤其是在反共羣衆運動掀起以前，高棉政府先發動了一次「財經戰」，使越共握有的高棉幣暫時不能流通，迫使共軍無法在高棉採購糧食與其他補給品，這對共軍打擊甚大。也可想見他的才能與反共反施亞努及盡忠于龍氏的立場，所以被稱為皇室進步派的領袖。（註九）

英丹是以第一軍區司令兼磅湛省長及國會領袖，由一戰而嶄露頭角的。當一九七〇年夏秋之交，磅湛遭共軍圍攻已危在旦夕時，他見危受命，回鄉坐鎮，指揮若定。卒能結合軍民的力量，將敵人擊退，以致被稱為有將相之才。由其在國會中幾度膺選議長，以及去年三月競選總統時，得票總數僅次于龍諾，其中百分之七十得自金邊選區，來自國防與參謀本部及部隊中的票數，亦達百分之廿五（註十），即不難窺見他在議壇與金邊知識份子及部隊中的影響力。

三年前高棉「三一八」的革命，乃出于馬達克與英丹對龍諾的竭誠擁戴，遂造舉國一致，將士用命而戰志昂揚。到龍諾患病赴美就醫，再由馬達克代理執政期間，由于其胞弟龍儂與馬氏未能和協，遂使他不能不帶病回國；然而又以病體未痊，唯有再度組成多頭內閣仍由馬達克代理，而其結果，更形成了馬氏與英丹之間的政爭，加上龍儂的從中撥弄，雖使兩敗俱傷，但龍諾政府則更形孤立。尤其是國會大選期間，馬英分別領導的「共和」與「民主」兩黨相繼宣佈退出後，風潮迭起，將士離心，使共軍乘隙進攻，以致戰局急轉直下，連點線統治亦無法維持（註十一）。

## 從國際背景看高棉前途

到龍諾與馬達克、英丹再度形成三結合，龍儂既已奉命出國，加上有長者之稱的鄭興調和其間，預料必能風雨同舟，和衷共濟，這不僅可以重振士氣民心，美國的支援亦必從此加強。如果大家不否認高棉戰局的逆轉，除受政爭的影響而外，軍需民食不足，造成物價飛騰，亦為重要因素之一；使不能不相信華府在龍諾不惜令其子弟出國，藉以接受華府容納反對黨的一再建議之後，所有軍經援助，自不能不排除萬難而加速加強，戰局亦可因此好轉。

## 四 共黨陣營的複雜與國際爭端

一般人祇認為龍儂是高棉反對黨人的眼中釘，必須俟其離國後方允參加政府，其實華府雖未便明言，亦可能與反對黨人有此同感，北平及河內，可能更視他為和談最大的絆腳石。其所以形成衆矢之的，應該回溯到他前年年底赴莫斯科養病之行。他于回國途中，先在巴黎與高棉左派人士不斷接觸，並透露乃為與高共進行和談的先聲。至返回金邊，迅即派員與高共接洽，以致去年一至二月間，高共加入金邊政府的聲浪甚囂塵上，龍諾本人既在廣播電台作此號召，軍方且忙于建築營房以備安置來歸的共軍（註十二）。

由于這一期間，中共正在忙于接待尼克森訪，北越既有橫被北平向華府出賣的怨對，施亞努更因龍儂于蘇俄回國後與高共不斷接觸而大感倉惶，頓覺羈留北平乃投靠錯誤，因而有長留河內不再返回北平的打算。很顯然，在此莫斯科與河內關係正形成蜜月時期，無異表示河內已同意蘇俄在幕後所斡旋的高共加入金邊政府計劃，將使施亞努在北平的流亡政權因此落空，其打算長留河內，亦即說明有意捨毛從俄。

至尼克森離滬返美，據傳周恩來曾赴河內以穩定北越領導階層的信心，從而促使施亞努返回大陸。由這位落魄王孫此次抵達上海機場時，張春橋為他所安排的歡迎場面，以及接風宴的盛筵大開，都不難看出這是由他捨棄了投向蘇俄的機緣，以致身價一躍而突增十倍。接着于返抵北平後，周恩來于為他所舉行的酒會席上，痛詆蘇俄在高棉大搞第三勢力的陰謀，更證實了毛俄雙方對高棉爭奪的尖銳，並以施亞努為此項賭局中的一張王牌。

據施亞努透露：在高棉企圖建立第三勢力的，並不止是蘇俄，法國亦已從中插手，並以在巴黎的某些高棉人士為代表，準備與金邊方面組織聯合政

府(註十三)。這從龍僑由莫斯科經巴黎返國後，迅即得到高共的和談反應，便不難推知施亞努的話並非造謠。不過他認為第三勢力在國內並無武裝力量的憑藉，則可由龍僑與共黨武裝一部份的談判，已有數百人攜械投向金邊，即證明由法俄所庇護的高棉第三勢力，斷不會像他一樣祇靠國際上的支持。

就高共陣營的大派系來看：「吉蔑隆多」亦稱「解放吉蔑」，這是北越一手家養而成的。但由於此批高共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訂結後，即被裹入北越，至一九七〇年高棉與共軍化友為敵，始再回到高境從事戰爭，已與國內左派脫節，一時無法捧出具有號召力量的領導人，當然蘇俄與法國都無法越過河內而與這枝高共發生直接關係。至於施亞努的所謂「民族解放陣線」嫡系武裝，其實力既極其微弱，且屬落伍的保皇派份子與土匪湊合而成(註十四)，亦不會是第三勢力爭取的對象。惟有「紅吉蔑」，這是一直在高棉國內成長的土共，與施亞努結有血恨深讎，其所以參加「民族解放陣線」，不惜以仇人為龍頭，乃由於爭取來自河內的支援補給，斷不是情願甘心，大有經由法俄幕後牽線與金邊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能。

龍僑在去年九月國會選舉時，仍然力主拉攏高共進入國會，可見他與這枝高共——「紅吉蔑」之間一直聲氣相通，如果這枝高共真能在俄法幕後策動下與金邊組成聯合政府，這不僅是拆了施亞努的牆腳，使北平對高棉的爭奪全部落空，河內亦喪失了對高棉和談的一半資本，華府又豈能同意甘心？尤其是龍僑接管了五個部的有關業務並控制全部警察與情報業務，大權在握，以致有「迷你元帥」(MINI MARSHA)之稱(註十五)，華府在冒着國會反對的情況下對高棉支援，又安能不考慮他會不會由集大權于一身而倒向法俄。

因此，華府不惜以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反對黨為決定援助的條件而向龍諾攤牌，反對黨領袖又以龍僑出國為參加政府的前提，實即等於華府間接要求可以左右龍諾而又為法俄所左右的龍僑必須離開高棉。所以當龍諾以壯士斷臂的精神斷然令龍僑出國後，其有助於高棉局勢好轉的，不僅是得到了反對黨的竭誠合作而振奮了士氣民心，華府的援助自亦不能不加速加強，更可以促成和談因此開始。

## 五 北越在高擴大戰火的多種目標

北越在越南與寮國都已先後訂結停火協定的當前，沒有再從高棉擴大戰爭的理由，其所以不惜勞師糜餉，一由于金邊內部政爭激烈，給予它以可乘之機；再由于高共陣營無法產生和談代表，北越既不便出面代庖，便祇有讓施亞努出面接受它的控制。然而龍諾又堅決拒絕以施亞努為和談對手。當季辛吉于今年二月由河內轉赴北平的行程表上，其間排定了在香港的休息期間，適于此時，施亞努抵達廣州，以致記者認定這次巧合是兩人晤談的安排，但結果並未晤晤(註十六)。

據施亞努事後透露：他此次廣州之行，本是出于雙方的事先約定，不料季辛吉臨時取消，以致他空勞往返，迅即有高棉共區的冒險之行(註十七)。很顯然，季氏此次行程是先由金邊再到河內的。他與施某的約晤安排，乃表示華府有以他為高棉共方和談對手之意，其不得不臨時取消預約，必然是由于經過金邊時遭到龍諾的堅決反對而使然。龍氏所持的主要理由，又可能是指出施某不能代表高共——「紅吉蔑」對他既是血海深仇，「解放吉蔑」亦祇聽命河內，其嫡系的「解放陣線」武裝，又為力量微弱的烏合之眾。所以迫使他不能不以苦肉計而有高共控制區之行，所帶出的錄影錄音帶及照片，在表示高共各派都以他為龍頭，足具代表和談的資格。

姑無論施某高棉共區之行是否屬實？由河內甘于為他作此安排，且不惜就其此行的收穫與意義，不斷宣傳鼓吹，都顯示願意捧出這位落魄王孫充當高共和談代表的，已是北平與河內的一致意願。再從季辛吉曾經有意約他晤談，亦可見華府在對高棉和戰兩難的情況下，不能不接受由他出面和談，以便尼克森總統有所交代。反對由他出面的，祇有龍諾政府。

根據此一看法，即不難判定北越在高棉擴大戰局圍困金邊的企圖：在迫使金邊面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由政爭而形成龍諾政府垮台，能夠出現親共份子的政府，固然適合它的要求，否則逼走龍僑，使金邊政府再沒有走第三勢力路線者，既可消除「紅吉蔑」單獨與金邊合作的熱望，以穩定高共陣營；且可導致金邊祇有接受以施某為和談的一條路，亦適合河內不得已而思其次的目標。

何況越南和寮國都有先例，就地停火——作戰雙方都可以佔領地域為防區，乘金邊的内閣，正忙于閉牆之門而無暇禦共的時機，又何必不擴大佔領區？在和談席上既可佔得上風，到停火後，更可增加另一場戰爭的聲勢。同時



越共在高棉所需求的，是湄公河三角洲與越南接壤的地區，所有越共在高邊當年的補給基地與庇護所，大都由于美軍入高作戰時的掃蕩，加上以後越南部隊不斷向此大牙交錯的地帶出擊，遂使這些高邊基地蕩然無存。至越南和議告成，西貢部隊既受此束縛而不能入高參戰，高棉又不能獨立抵禦北越與高越共的聯合進攻，正好讓越共重佔並擴充這些基地，以作為有條約保障的大後方。

北越在高棉的立場不如在越南的有利，就對外而言，它可以強調南北越原是一個國家而遭受分割，不能視北越在越南的部隊為外軍，其入侵也是為了整個越南的統一；在對內而言，它可以民族主義者的姿態，籠絡反對西貢政府的同胞，將他們納入「民族統一戰線」。至于對越共內部，更由于它一開始便是由河內所培育而成，與「勞動黨」為一體分枝，自不必有抗命的顧慮。但在高棉則無法不以北越和越共部隊為外軍，何況高共陣營內的「紅吉蔑」至施亞努被黜後始得到它的支援，其企圖另走獨立路線——倚賴法俄成為高棉第三勢力已到達與金邊初步談判階段；而施亞努的嫡系部隊「民族解放陣線」武裝，到達成了它們所強調的「反美」鬥爭結束後，更不能不向非吉蔑族的北越或越共爭取「解放」。

由河內所一手羽翼而成的「解放吉蔑」，又因久離國境，與高棉一般民衆固然格格不入，在高共其他兩派的心目中，也視它們為北越的僱傭。因此，如何促使高共各派形成血肉相連，且以「解放吉蔑」為主體而對河內馬首是瞻？這應該是北越在高棉訂結和議以前的首要工作。而擴大昇高戰爭，使高共其他兩派在接受了新武器而缺乏有訓練的指揮人才時，便不得不求助于久經它訓練的「解放吉蔑」，及派遣人員赴河內接受訓練，這又是它擴大高棉戰局的另一目標。

## 六 接近了和談階段

華府對高棉的戰局，已經到達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國會由鴿派議員反對美軍空中協防高棉的聲浪日高，已進而通過了限制此項行動經費的議案，尼克森雖斷然運用總統特權繼續在高棉實施轟炸，但亦無法長期維持。如果袖手旁觀，任令龍諾政府在共軍進逼下垮台，則美國不僅在越南與寮國十多年

的協防全功盡棄，東南亞所有盟邦都不敢再相信華府的條約義務保證，所以泰國早就有人將美軍入高作戰，比喻為醫生替病患開刀，在沒有將傷口縫合便即拂袖而去（註十八）。這是華府不能不促成高棉停火以便向國內外有所交代的苦衷。

我們可以看出華府對高棉問題解決方案的概要：于促成龍諾政府容納反對黨再形成三結合的同時，使龍儀出國以消除第三勢力的陰影，俾一面以增強援助扭轉戰局，迫使共軍知難而不得不止戰談和；一面由反對黨促使龍諾改變不以施亞努為和談對手的堅決態度。至于如何促成蘇俄不再反對龍諾政府與流亡北平的高棉政權分庭抗禮？由于受克宮影響的龍儀既已離職出國，其建立第三勢力的計劃已告落空，便不如向華府遷就以賣順水人情，且可滿足河內的意願。從季辛吉訪俄回美後，迅即透露高棉和平將有某種安排（十九），即可推知莫斯科對華府解決高棉問題的腹案已表同意。

此外季黎重開巴黎密談，以進一步討論越南和平協議的實踐，河內由一再堅拒而突然同意談判重開，其時間又正在季氏訪俄之後，一般均認為這是出于莫斯科與北平同樣為拉攏華府一致向河內施以壓力所促成。外軍必須撤出高棉，由其國內作戰雙方以談判達成停火既見于巴黎和議，則季黎之會，自不能不討論高棉問題而使之獲得某種結果。當此大雨季即將屆臨而不適于作戰的時候，或將由季黎談判而作成高棉作戰雙方和談安排，這是華府與河內都有此需要的。

由于目前高棉共軍雖佔領了將近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但苦于缺少居民，因為它佔據的，有些本為地廣人稀的邊遠山區，其原為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帶，也由于居民逃避戰火——尤其是美國空軍的轟炸，大多十室九空。據美國參議院「難民問題司法小組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甘迺迪透露：高棉全國人口已有一半以上成為離鄉背景的難民（註廿）。再從美國各報記者由高棉所發出的通訊指出：金邊政府所控制的土地雖祇三分之一，但大部份都為漁業與產糧地區，且擁有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民（註廿一）。

基于這項因素，共軍在高棉最需要爭取的是農民回鄉，值此雨季插秧時節，如能爭取到難民返回家園從事耕種，則可在數月後供應軍糧，以免千里轉運，並可支援越共在越南戰場的軍需。因此，站在河內的立場，如能以談判開始，換得美軍停止在高棉的轟炸，使飽受流離轉徙痛苦的難民在沒有

美軍轟炸的顧慮之下，加上由談判所帶來的和平空氣瀰漫，自會在共軍號召下紛紛結伴還鄉。

至于華府在國會通過停付為高棉空中協防經費決議的壓力下，如果河內提出以和談換取停炸的要求，正好借雨倒台，可謂求之不得。蘇俄由于布里茲涅夫即將訪美，其要求于華府的既慫且切，自必樂于促成高棉的和談；中共為與蘇俄向華府爭寵，尤其是金邊能以施亞努為和談對手，更會以幕後調人自居。所以季辛吉指出高棉不久將出現某種和平安排，便是根據這些情況而下的斷語。

## 七 結論

高棉的前途，不可能完全由高棉人所決定——既不能靠龍諾及其反共陣營的團結，便可使高棉不受外侮而達成自由自主與安定繁榮；更非施亞努及其流亡政府所可能達致——他們目前固然是依人作嫁，縱使可以回到高棉，仍然會是北平與河內的傀儡。高共各派已有三至六千人最近才從河內受訓完畢（註廿二），顯示河內正致力於使高共成為北越勞動黨一體的分肢；中共在寮國所築的公路，已經可以銜接十九號公路轉入胡志明小徑直達高棉，顯示它將經由寮共控制區與高共直接聯繫，以防河內對高共陣營的獨佔與蘇俄插手其間，亦即以另一條線以控制高共，這又安能得到施亞努所強調的中立自由？

蘇俄同意以施亞努代表高共和談，並不等于已放棄它在高棉建立第三勢力的計劃，祇不過是另候有利的時機而已。在寮國有先例，莫斯科當年是一面籠絡聯合政府，一面支持中立軍，未來金邊政府如果在其誘惑下企圖與「紅吉蔑」聯合，勢必會另起戰端，使毛俄與北越的鬥爭在此短兵相接，而越共與法國亦將介入其間，將比當年的寮國更加複雜。

高棉的戰火既由越戰延伸而來，其和平也須與越南一致。令人遺憾的，是華府訂結越南和平協定時，沒有將高棉的停火在協定中作成詳細的安排，祇概略地規定外軍撤出後，由高棉作戰雙方自行談判停火。而今季黎再度舉行巴黎和談，雖將以高棉停火問題為重要的環節，但季辛吉在談判席上所掌

握的賭注大不如前，已使人不能不為高棉的前途擔憂。

註：(一)(八)(九)「轉變中的高棉」。Current History, 1970, 12. David P. Chandler 作。

註：(二)「共黨庇護所——柬埔寨邊界」，「國際現勢週刊」譯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德士撰，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註：(三)「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〇、三、十五。

註：(四)路透社北平電，一九七三、四、廿八。

註：(五)「離美前接見記者訪談錄」，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四、十七。

註：(六)「高棉渡過政治危機」，中央日報高寮通訊，盧偉林撰，一九七三、五、廿四。

註：(七)「高棉當前的危機」，本刊，十二卷一期，拙作。

註：(八)南洋商報，一九七二、七、七及十一、七。中國時報，九、九、「四日間四國事」，駐東南亞特派員齊簡撰。

註：(九)「施亞努答客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一、十一、廿六、Gemma Cruz Araneta 撰。

註：(十)「越高寮三國的政局與戰局」，中國時報，一九七三、三、五；及「高棉在戰亂煎熬中」，華僑日報，一九七三、三、十四。

註：(十一)「內憂外患煎熬中的高棉」。一九七三、四、十一及四、廿，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三、二五，波士頓環球報，四、十九及四、廿，紐約時報，作者分別為 Daniel Southeland, Charlotte Saikowski, Crocker Snow, Jr., And Malcolm W. Browne.

註：(十二)法新社香港電，一九七三、二、十三。

註：(十三)法新社河內電引述施亞努訪問高共區後的談話，一九七三、四、八。

註：(十四)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〇、六、七。

註：(十五)中央社華府合衆社電，一九七三、五、三。

註：(十六)路透社華府電：一九七三、四、十四。

註：(十七)「星島日報」，一九七三、五、廿三。